

去博物馆（外四首）

这里，每一种骄傲都隐藏了一片落叶，金色的空间，银杏叶在下雨天赶来，它们的荣耀有不解的叹词：好运与历史的误会。

馆藏虚掩的时间仍然准时，古老的物件有着安静的心跳，你是未来的闯入者，在过去节外生枝。

一个人背着写实的山水而来，却用了写意的笔法，我虚构的花鸟，在故事的结尾处踏空了一脚。

天街

天气越来越冷，僵直的树木露出青筋。我依然有公园漫步的习惯，看前面一座桥把地面抬高几分，寒意恰似被天街隆起。

有人迎风走上半空，她们的头发、丝巾和扬起的衣角，都充满了羽毛的轻。

一张过时的照片，我使用了仰视的角度，空中新添的鼠尾花即刻浓淡突兀，生活逆光时，就像她们一样墨分五色，仿佛一双眼睛提前镶嵌在天幕下的冬夜。

这正是它

桌上，黑石仿佛生宣纸上的瞳仁流出的墨汁，拉伸出一根长线条的开门声，废旧的时针猛然动了一下，撞在吱呀上，尔后又停在未知的形式里。

盲目的赭石色抖落了少许尘土，在山石的缝隙，我卡在时间中。几个词语写出的脸型，被想象出无数个样子，熟知的物种，碰巧构成其名：“这正是它。”

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他几乎从不睁开眼睛，小嘴张开，在我身旁吃吃喝足。这是喂养婴儿的时间，我每天按时醒来。

他用婴儿式的小闹钟，为我的每个关节设置了口袋，活力而饱满，我血液中的夜空，星星全面爆炸。

醒来，醒来，凌晨三点的婴儿按下开关，他藏起身来，不愿长大。

我那婴儿的、年轻的、五十余岁的肉体，凌晨三点，我掏出了所有的虚空。

踪迹

书页翻开，风帆扬起，跃动的文字有别于我看见的海，有别于人群浮动的菜市场的任何一条鱼吐出的海。

我必须谨慎地实施从词语内部发出的声音，压低海啸与狂风，让它平缓书写鱼鳞波纹。

我多次去到海边，知道苦涩这种事心怀丘壑，水流无形。你莫搬动那些秘密，它们冲向岸边再一次次退回，我们相似的平静，是怎样吞咽了月亮的泡沫？

故乡与花的诗篇（组诗）

诗歌

雨田

花的私语

我从黑暗中醒来
看见樱花 海棠和杜鹃
在时间的制高点上
构成花的世界
也许我的前世就与它们有着一种难以舍弃的关系
我知道它们开花 结果 然后凋零
来年时长出新芽
它们真的用谦卑的气息昭示着一切
它们的生命像春天的火焰
照亮了我阴暗多时的灵魂

谁在春天更具有诱惑
谁又在用尊严开始怀念
那份破土而出的痛与疼
也许是这样 当乌鸦与鸽子的翅膀
降低了天空时 自由难以言说

尖锐的春天花朵绽放
谁的骨头成为时代的风景
仿佛一条深沉的河流
穿过我的身体
我一次次将自己控制住
不去责怪残酷的现实 苦难
本来就是我一笔财富
就像花的命运 必须经过
寒冷的冬天 它们的姿态
才有自己独特的风骨
世界上爱的力量和生命的存在
都与人的信仰有关

此刻 我的心灵没有阴影
与春天同步 又独自
在桃花丛中低语
其实光明并非是用肉眼看见
春风掠过晴朗的天空
作为诗人的我为什么要沉默呢

是的 在这样花开的季节里
我如此喜悦地充满圣灵
有些记忆的确不能忘怀
但是坏日子已经过去
让我再构想一个立体的春天吧
就此向往爱的力量并承受无尽的相思 或许我该敞开心扉
让春天住进来
让春天里所有的花朵
从深重的黑暗步入光明
别让我坚硬的内心
被切割成残破的碎片

故乡之春随想曲

故乡的春天万物俱备
河流无言如不朽的镜面
而我在这个花开花落的季节里
只沉溺于一种感动
那些朝朝暮暮的记忆与现实
正隐晦地激活了
我几十年人生经历的恐惧
有的旧日子就像一本坏书
让我越读越绝望 只有在春天
我才能看清一些真相

村里那棵最老梨树早已开花
是斑鸠的啼叫声唤来蜜蜂和蝴蝶
是一片光明把我引向僻静的深处
由此 我特意用含在眼睛里的
繁星与春水交换词语
孤独多年的我
看见眼前所有的颜色都亮了起来
我似乎忘了从哪里开始
去接近生我养我的故乡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这个春天几次回到故乡低着头
在涪江边寻找着童年的足迹
以及去世母亲的身影

我是否进入了新的幻觉
故乡怎么变得如此亮色
如此万般风情
就像眼前的春天呈现出诸多的美
那些忧伤的歌谣
早就没有隐居在我的肋骨上了

有的时候 我把春天当成放飞
候鸟 远走高飞
习以为常地经受雷电和风暴的考验
充斥一切黑暗 让那些悲伤和痛苦
不再属于我的故乡 旷野上
渐行渐远的背影如落日的余晖
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
那就让我对故乡爱得更热烈些吧
不爱故乡是可耻的

也许就是这样 故乡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站立的河流
更蕴含着独有的底气 我真的
无法用空虚的词语赞颂故乡
我知道故乡是我精神的宝贵财富
什么都无法超越
但我渴望穿透空间中的黑暗
在故乡找到我的尊严
因为我热爱春天 热爱世界
向往大海 更向往光明

菩提庄园的八哥

三月 一只孤独的乌鸦站在枯树上
我躺在菩提庄园的草坪上
兴奋地看见一群八哥
从树上跳到草坪
它们的脚步声
像美妙的音乐打动着我在喧嚣的暴风雨还没有来到之前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措辞

我曾以为这是只能种谷子 玉米
红苕 麦子和土豆 还有天空注定要
为这里劳作的人们落泪
面对眼前的一切 我在葡萄园目睹和
认识了还没成熟的红葡萄 白葡萄

傍晚在富乐山脚下
我还想起菩提庄园里的那群八哥
是眼前荡漾的春光
让我懂得了如今田亩的意义
也许是在面对
一次次死亡的恐惧时
学会了在黑暗中生活
穿越内心的荒漠
在春风里独守秘而不宣的默契……

词语或牡丹

去牡丹园的山路这么弯
可以说是真实的弯曲
与满山遍野的牡丹相依为命
在春风动荡的阳光下
唯一让我在这里停下脚步的
不是蜜蜂的歌唱 也不是蝴蝶的争鸣
而是我在牡丹面前明白了
一颗孤独的心更需要光明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离牡丹园时
显得多么的艰涩与沉重

是的 在面具和谎言的年代
牡丹的骨头变成了枝条
我真的把不能说出的话埋藏在心里
陷入沉默 北风不停地刮
树木在流血 谁抓住了灵魂的苍蝇
谁正在倾听蚂蚁的合唱
现实这个词像一面镜子
从不装饰我们的生活
只在冰冷的火焰深处映照我们的
真实 也唤醒良知

一种与词语 牡丹 树木 蓝天和

自由融为一体的存在
正是我渴望的存在与抵达
但愿这些诗句不会苍白

在紫藤长廊

鸟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不知道
在叫啥 这叫声正折磨着我的孤独
也惊扰了花开花落的三月
在紫藤长廊的另一端
一条守门大花狗正沉酣着

不知为什么 我早已厌倦
海市蜃楼的小城生活
是因为一切实力的极限吗
无穷的重量压迫着我

从词语色彩的纯洁
到词语最后的消失
我都无法知道大海 山川与河流
是我最大的疼痛 由此我痛苦多次
并不自由地书写着诗篇
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更光芒

清晰的春风里 迎面而来的紫藤
我想说 这个三月是你缠住了春光
还是三月的春缠住了你

清明咏叹调

残忍的四月 那些桃花 李花
杏花和樱花开始哀思 然后凋落
今天的我不去关心诗歌
只想那些去了天堂的人

——题记

校园内 无名山顶上的一座孤坟
四周野草疯长 时间让我感到沉闷
那些喋喋不休的咳嗽让人厌烦
等^① 我知道人间的爱被贬损时
你的梦想不尽人意
许许多多的伤痛与悲愁
你都埋在心底
我知道 你少女般的骨头里仍有
自由的灵魂
在那个残缺着爱情时代
我真的不敢去爱你……
后来我方知道 天真无邪的你
在三月的头一天去了天堂
像蝴蝶获得了另一种自由
现在 是布谷鸟的鸣叫越来越近地
把我对你的思念折叠成一只只彩蝶
放飞在你的墓前 伴你永远
我怎么才能宽恕自己
去抵制沉重的良心

南山公墓的樱花树下
我想起了我少年时的婉蓉姐^②
对我说的那句“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五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
贫穷和疾病没有击垮我
那些丧家之犬的场景
和那些凶残的面孔
早已离开俗世 难道说我的灵魂
就是一种无法跨越的记忆吗
有时候 我想起你在知青点
用具有女中音辨识度的歌声
唤醒了我的无知 就是在涪江对岸的
桑林 也能听出你的歌喉
如今 在时间的缝隙间
我珍藏着对你的思念
我的意义不为别的
只为去了天堂的人而活着

【备注】^①箜：王曾（箜），成都崇庆县（今崇州市）人。生于1966年11月12日，卒于1987年3月1日。
^②婉蓉姐：冯婉蓉，四川绵阳人。生于1950年9月30日，毕业于清华大学，执教于西南科技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为人师表、教书育人20余年，卒于1998年农历六月初二。